

二、自行投考軍校 一生報效國家

【專訪輔導會前主委許歷農／記者吳靈芬採訪】

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變爆發，蔣委員長宣布全面抗日，才高中畢業的許歷農和當時許多青年學生一樣，憑著滿腔熱血，沒跟家人說一聲，就跑去投考軍校，投入抗日戰爭，要打日本鬼子。而今，七、八十個年頭過去了，在他腦中，日軍的殘暴行徑仍宛如昨日般清晰。



在臺灣提起「老爹」，大家的印象像是一位個頭不高，經常笑呵呵的將軍；他就是輔導會前主委、國軍二級上將許歷農。

許歷農將軍已九十七高齡，是少數曾參加抗日戰爭，至今仍然健在的老兵之一。

談起當年，老爹笑意盎然的臉上頓時浮起嚴肅的神

情；他說：「一般人講抗日戰爭，是從民國二十六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算起，其實不然，抗日戰爭應該從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、日軍侵我東北開始，這是日本夢想征服世界的第一步。」

蔣委員長號召 十萬青年從軍

當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，蔣委員長提出「地無分南北、年無分老幼，無論何人，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」，又於抗戰期間提出「國家至上、民族至上、軍事第一、勝利第一，意志集中、力量集中」的宣言，呼籲全國同胞共同努力抗戰，燃起全國青年抗日的熱血，當時的青年人，面對百般欺凌中國的日軍，人人充滿愛國情緒；「我就是千萬個響應號召、憑著滿腔熱血，毅然投考陸軍官校的青年之一。」

老爹的聲音，至今仍然帶著當年的熱情。

那時許歷農高中剛畢業，他沒有跟家人說一聲，就和很多青年學生一樣，離家去投考軍校；說起這一段，老爹的臉上漾著一股小小的得意：「嗯！我是偷跑去考的，那時我在外邊念書，大陸早年的通訊不發達，家人其實不知道我到哪裡去了。」

他看到黃埔軍校在全國各省都設有分校，也在各省設置招考委員會，徵求熱血青年報

名，「我在皖南投考陸軍官校。」老爹說：「那是設在第三戰區的第三分校，起初不知道學校在哪裡。年輕嘛，很單純，就想去考嘛，報到就好了。」

接受嚴格訓練 分發二十五軍

結果，學校在江西省瑞金縣，這個地方在中國歷史上相當有名，也是國民革命軍五次剿共戰爭的地方，更是中共最初的人民政府所在地；「後來，我們讀軍校時，當地很多中共的『遺跡』仍在，像是標語什麼的。」雖然時隔七十多年，許歷農對軍校的印象仍然深刻：「那個地方很偏僻，有很多地洞，都是早年中共挖的。可以想像得到，學校生活條件和設備很差，教學設備也不完善。」

老爹表示，當時學校裡教的，僅是初級的戰鬥技能和粗淺的戰術，但是這段時間的艱苦也養成了他刻苦耐勞、堅忍不拔、冒險犯難、犧牲奉獻和絕對服從命令的軍人習性。

入學時是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因為是在打仗，陸軍官校的學習時間縮短成為一年半，許歷農於二十九年冬季畢業；「畢業要分發，我申請分發到皖南部隊。」他也如願分發到駐皖南的陸軍第二十五軍，軍轄四十師、五十二師、一〇八師等三個師，軍部和一〇八師都是當時東北軍編成的。

「東北軍就是張學良的部隊，幹部多是東北講武堂畢業的，我們是第一批中央軍校的學生，而原來的東北軍比較保守，作風也比較粗獷。來自黃埔的中央軍校生就受到講武堂畢業軍人的歧視。」老爹當時分發到軍部擔任參謀，軍部算是比較文明的單位。

歷練各種職務 喜迎抗戰勝利

二十五軍軍部原在皖南，浙贛戰役時調到江西南城，這段時間，許歷農歷練軍參謀處參謀、工兵營排長、連長，再調回軍部擔任參謀，期間參加過皖南戰役、浙贛戰役。他當時才二十多歲，官階不高，加上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老爹對於戰鬥的記憶並不多，問他是否曾和日本人面對面拚刺刀，他遺憾的笑笑：「說真的，我沒有這麼好的機會！」

老爹說：「我們從軍校畢業的時候，每個人都配發一柄短劍。」劍柄上刻著：「成功成仁 校長蔣中正贈」。這行字的意思就是在關鍵的時刻，不成功就要成仁（死）。而與敵人拚刺刀，是可以立見分曉的最好機會，也就是關鍵時刻；老爹的遺憾是從民國二十九年到三十四年的五年多，他從沒有機會短兵相接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蔣委員長提出「一寸山河一寸血、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並成立青年軍。許歷農奉命調到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東南分部，接受幹部訓練，之後派到青年軍第二〇八師工

兵營擔任連長；「那時青年軍是見官降一級，但我是平調過去的，我猜應該是我在各種職務都歷練過的緣故吧！」許歷農在青年軍一直待到抗戰勝利。

報到途遇轟炸 目睹同胞慘死

抗戰時讓許歷農印象最深的，是在軍校畢業要到部隊報到的那一段。那時他分發的部隊駐地在安徽省寧國縣山門洞，和分發在浙東皖南的學生一同搭乘浙贛線火車前往。不過，火車最遠只到浙江金華，之後還要轉車。在到達金華之前不遠，正好遇上日本飛機轟炸。「那個時候的火車頭很珍貴，所以，一聽到空襲警報發布，火車頭就丟下後面的車廂先跑了，把我們連車廂全留在鐵軌上。」

老爹想起這件幾十年前的往事，猶如昨日一樣清晰：「日本飛機還沒有飛到前，有一部分人跳下車，在附近找地方掩蔽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；其實我們也沒有跑多遠，也就是在一、兩百公尺遠的田埂旁掩蔽，想等空襲過去了，馬上上火車。」

至於沒下車的那些人，多是存著僥倖的心理留在車上，也有些人下車躲到車廂下，老爹說：「車廂底部很厚，機槍打不穿。」

沒多久，日本飛機就來了，第一波是用機槍掃射，因車廂壁很薄，一槍就打穿了，車



▲不願生活在淪陷區的同胞逃往大後方。

廂內的人死傷不少；等飛機走了，有些人從車廂下跑出來。老爹說：「日本飛機沒有飛遠，他們兜了一圈又回來，對著火車車廂轟炸，整個車廂都塌下來，壓死很多人。當時我們的行李都在火車上，這下子全都沒有了，大家沒有辦法，只好步行去金華。」

對日抗戰期間，類似的情況經常上演。就像許歷農前往軍校報到途中，經過江西省吉安縣，剛好遇上吉安大轟炸，他們要進城時，碰到一具具屍體往城外搬，看到無數殘破的屍體。老爹形容自己心中並不害怕：「那時候常看到被炸毀的地方，房子倒了，火還在燒；身在戰場，看到屍體有什麼好怕的？反而覺得日本人太可惡了，心中滿是悲

傷、感慨，憤怒多過一切。」

戰術戰技皆強 日軍窮兵黷武

老爹說，日軍的火力、戰技和戰術都很強。例如打皖南戰役時，他擔任參謀，日軍有一個據點，好像是在徐州市西北部的九里山，「日本人派一個連固守，我們常常晚上派部隊去攻打。」老爹說：「攻了數十次，但一次也沒有攻上去；他們布設鐵絲網、各種障礙物，火力又強，真的很難打，雖然只有一個連，我們的人比較多，有時是一個營甚至是一個團，但始終沒能攻下來。」

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後，美國改變政策，支援中國抗戰，美機時常轟炸日本東京，可是轟炸完後，因為油料不足，往往沒辦法返航，只有飛到中國大陸降落加油，當時他在江西南成興建機場，讓美國轟炸機降落。

「那時候興建機場不像現在，有推土機、挖土機等機械，都是靠人力敲石頭、壓路。」許歷農是工兵，對於建機場，他最清楚了：「壓路是用水泥鑄一個大滾子，用人在前面拉；

還好那時候的飛機比現在的輕多了，否則哪行？」

軍國主義復活 日本將遭惡果

雖然日軍的火力、戰技和戰術都不弱，但日本人還是戰敗了，原因何在？老爹認為，主要還是在於日本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。所謂軍國主義，就是把軍事問題、軍事價值放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之上，做為優先考慮與行動的指標；帝國主義則是軍國主義的實踐，在軍國主義的指導之下，擴充為侵略思想、霸權思想、擴張思想和征服思想。

「今天，世界風雲詭譎，日本軍國主義又見死灰復燃、蠢蠢欲動，正如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德國撕毀凡爾賽合約，再次發動侵略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造成人類浩劫！如今德國已覺醒，反省道歉，但日本仍執迷不悟！讓人深為人類的未來憂心！」老爹語重心長的表示。

他說，德國人在道歉反省之餘，也還原了歷史的真相，反觀日本，至今不承認侵華戰爭的錯誤，反而篡改歷史、掩蓋事實；對此，老爹認為：「日本將來會遭殃的！」